

重訂唐詩鼓吹箋注

函一
十冊
函

東岳艸堂評訂唐詩鼓吹卷之二

元資善大夫中書左丞郝天挺註

古岡後學廖文炳解

虞山後學

錢朝鼎

王俊臣

叅校

王清臣

陸貽典

吳門朱三錫評

男之校同訂

薛逢

字陶臣蒲州人會昌元年進士調萬年尉崔鉉入相引直弘文館歷侍御史有薦逢知制

誥者適劉琰當國忌之出爲巴州刺史稍遷秘書監卒集傳△晚唐

開元後樂

莫奏開元舊樂章樂中歌曲斷人腸
尔王玉笛三更咽

一本作壺。百斛明珠云明皇舊置五王帳長枕大被與兄弟同處無何如子輒竊寧王玉笛吹故張祐詩云

梨花院靜無人見閒把寧王玉笛吹。院號國金車十

里香號國夫人承主恩平明上馬入宮門卻嫌脂粉一

自大戎生薊北史記周幽王寵褒姒戲火於驪山便從

征戰老汾陽郭子儀有功中原駿馬搜求一本盡沙苑

年來艸又芳沙苑在同州馮翊縣

玄宗因武惠妃薨悼惜久之後宮數子無可意者或

奏楊玄琰女姿色冠代宜蒙召見時妃衣道士服號

曰太真既進見玄宗大悅禮遇如惠妃有姊三人皆

蒙恩受封為號國秦國韓國夫人二兄楊鈗楊錡為

將軍三夫人二將軍為五家祿山為漁陽太守

守天寶十四年叛陷洛陽十六年陷長安

此詩因問開元末世之樂感明皇亡國而作也首言

莫奏開元舊樂令人傷前王之失國而斷腸也彼妃

子竊玉笛而吹是謂內亂號國乘金車而遊是謂濫

封故致祿山有漁陽之變使子儀老征戰之功且明

皇好馬盡求天下良馬而繫之使非逸樂當亦有益

於邊境惜其淫佚無度至於喪亂使沙苑牧馬之地

今亦荒蕪然則開元此樂
豈非玉樹臨春之流弊乎

朱東岳曰開元後樂亡國之樂也然玉笛金車皆其
國當全盛正未亡國之日不知者以爲開元之盛莫
盛於此殊不知開元之亡實亡於此大戎生薊北征
戰老汾陽非自女禍始之耶且明皇好馬七八以搜
求良馬作結猶云卽此一事優已淫佚無度尚能聽
其所奏也哉

長安夜雨

滯雨通宵又徹明百憂如艸雨中生

文選張景陽詩云
歲暮懷百憂將從

季主卜。毛詩我
生之後逢此百憂

心闕桂玉天難曉

蘇秦謂楚王曰楚
國之食貴於玉薊

貴於桂又云
食玉炊桂

運落風波夢亦驚壓樹早鴉飛不散到牕

寒鼓濕無聲。當年志氣俱消盡。白髮新添四五莖。

此因劉樂王鐸楊收三人忌之失意故聞夜雨生愁而作也。言長安滯雨通宵不寐百憂如雨中之艸。茫然無生。故心思桂玉之食。祇覺夜長。運落風波之中。有夢不就。但見鴉聚不散。鼓濕無聲。皆兩所致。因而循省當年之志氣。皆消盡無餘。而滯雨多愁。益添白髮。寧不爲之悽愴哉。通宵徹明。乃一篇之主。天難曉。夢亦驚。是通宵。鴉不散。鼓無聲。是徹明也。末二句足百憂意。

朱東岳曰：起寫滯雨。曰通宵。曰徹明。便寫盡一夜不寐。憂從中來。神理如艸雨中生。寫憂字最確。寫夜憂更確。三四承之。天難曉。夢亦驚。皆一片憂愁不寐神理也。五、鴉飛不散。寫壓樹二字。六、鼓濕無聲。寫到聽二字。皆一片滯雨不寐神理也。情緒至此。而志氣之消盡。自不待言矣。

長安春日

窮途日日困泥沙

晉書阮籍常率意獨駕不由
逕車轍所窮輒慟哭而返

上苑年

年好物華荆棘不當車馬道管絃長奏綺羅家

前漢張禹傳云

後堂列絃
竹管絃

王孫艸上悠揚蝶

楚詞王孫遊兮不歸
春艸生兮萋萋

少女風

前爛熳花

庾信傷心賦云風
無少女艸不宜男

嬾出任從遊子笑入門還

是舊生涯

莊子吾生
也有涯

首言吾今被讒而窮途失意如困於泥沙之中而上
苑物華年年固如是也彼車馬往來之衆管絃品奏
之繁艸上悠揚之蝶風前爛熳之花昔屬物華之盛
惜吾困於泥沙閉門嬾出爲遊子所笑縱有遊賞自
入門來還是蕭條寂寞之舊生涯而已

朱東岳曰得意之人隨地自得失意之人觸目傷心

好物華三字有無限感慨在三、四彼仕宦之物華也

五六。彼花鳥之物華也。王孫艸上。少女風前。皆一片春生新發景象。正與舊生涯三字反照。

宮詞

十二樓中盡曉妝。望仙樓上望君王。漢公孫卿言仙人好樓居黃帝爲十

二樓以候神人武帝於是起飛廉觀望仙樓。唐德宗貞元十二年戶部尚書裴延齡奉敕修望仙樓鎖

銜金獸連環冷。水滴銅龍畫漏長。初學記殷夔漏刻法曰爲器三重門皆運

尺差立於方輿踟躕之上爲金龍口吐水轉注入踟躕經緯之中。張衡漏水渾天儀制曰以銅爲器再疊差

置實以清水下各開孔以玉虬吐漏水入兩壺右爲夜漏左爲晝漏。門皆三尺考初學記作圓皆三尺。杜

詩晝漏稀聞高閣報天顏有喜近臣知雲髻罷梳還對鏡。羅衣欲換更添

香。遙窺正殿簾開處。袍袴宮人掃御床。袍袴宮人近御之人

此托宮人悵望而作也。首言曉粧登樓望君王而不見但見承卷之中鎖銜金獸而環冷掖庭之內水滴

銅龍而畫永其爲蕭寂何如已至雲髻能梳纖影還
依依於鏡裏羅衣欲換沉烟乍裊裊於爐邊是其無
聊排又如此也既而遠窺正殿廉幕初開近侍有人
御床方掃我反不得如袍袴宮人一侍左右也長門
玉階之怨亦寧有窮哉

○正殿宮內之殿也

朱東岳曰只一起望君王三字寫盡士人抑鬱無聊
癡癡想望神理四海之內賢才衆多無不各負所學
必仰藉於人之簡拔此第一二句正意也無奈想望
甚切而際會愈難日月逝矣淪棄如故此第三四句
正意也及至不蒙見用愈加淬勵以冀一日之進取
此第五六句正意也然而聖明在上近御有人知而
不舉此第七八句正意也結句有含諷意

漢武清齋夜築壇自斟明水醮仙官壇之名肇見於書而詳記於禮書止

日爲三壇同壇禮則曰去廟爲祧去祧爲壇去壇爲壇去壇爲鬼則壇築土而不屋不言其成名也至漢武葬

李夫人爲臺三成好事者謂帝惑方士習仙其上禮記明水注司烜以陰鑑所取於月之水也韓吏部詩

日上界仙殿前玉女移書△一本案雲際金人捧露盤

人是官府漢武帝制承露盤金華銅柱上有仙人掌承露和玉屑飲之絳節幾時還入夢杜詩

高居絳碧桃何處更驂鸞尹喜內傳曰老子西遊省太

節朝帝外傳元封元年王母降帝宮乘紫雲之輦駕九色斑

麟從官執綵旄之節母升殿東向坐以玉盤盛桃七顆

其色青。白羽經曰太真丈人登白鸞之車遊於九茂

原。詩意謂武帝信方士學仙形於夢寐惑之甚矣陵烟雨埋弓劍石馬無聲蔓艸寒武帝陵曰茂陵太白

閑軒轅去時有弓劍茂陵前有石馬在焉又詩云野有蔓艸註君澤不下流民窮於兵革也以武帝窮兵黷武

七月七日帝御承華殿有二青鳥飛集殿西帝問方朔朔曰此王母使者帝洒掃以待王母果降二青衣相隨乃先二鳥也母持七桃嗽二以五與帝帝畱核著前曰此桃美欲種之母笑曰此桃三千年一着子非下土所植也指朔曰

此子已三過偷之矣

此言武帝惑於求仙無成而死塋茂陵也首言武帝清齋夜坐於壇自斟陰鑑之水獻奉仙官以求長生之術故殿前玉女長焚香祝天以祈降福雲際金人亦捧盤承露以資延年也然終不得飛升故絳節無復入夢碧桃不更驂鸞今塋茂陵弓劍埋於烟雨之中千載而下空見石馬無聲蔓艸萋萋而已得不莫其生前之惑哉

朱東岳曰此借漢武求仙爲言也前四句寫漢武事仙之盡誠後四句寫漢武事仙之無益△曰幾時曰何處言其必無是事也

送靈州田尚書

△靈州漢縣隋置靈武郡唐肅宗卽位於此卽今寧夏衛

陰風獵獵滿旗竿。白艸颼颼劍戟攢。九姓羌暉隨漢節。

唐書九姓羌中吐谷渾別自爲一部落別羌大小部落八皆不相統一細封氏費聽氏往利氏頗施氏野辭氏房當氏米擒氏拓拔氏。唐書張說爲天平軍大使朔方大使王駿誅河曲降虜阿不思也九姓同羅拔野固等皆疑懼說持節從輕騎直指其部宿帳下召見虜中豪酋等安慰之九姓無不獲安△羌西曩名南方蠻從虫北方狄從犬東方六州蕃落從戎鞍。唐書銀州夏州貉從豸西方羌從羊。靈州。唐書柳公綽爲河東節度使有沙陀部武勇爲九姓六州所畏公召其酋朱耶執宜及妻母令夫人飲食問遣沙陀感恩悉力保障△唐書六蕃明威混池番木武安麗水姑臧皆置府以領之霜中入塞

凋弓硬。月下翻營玉帳寒。今日路傍誰不指。穰苴門戶

慣登壇。

史記田穰苴爲司馬有司馬兵法其法春蒐秋獮振旅治兵九禁之法。前漢高祖築壇拜韓

信爲大將

尚書文事兼平武備故首言陰風獵獵滿於旗竿而白艸颼颼劍戟攢之士皆攢聚以聽其號令吾知九姓

之羌人皆隨其旌節六州之蕃落咸從其戎較此言其威令之振也至於霜中人塞則凋弓硬月下翻營則王帳寒見者莫不指曰前有穰苴後有尚書司馬軍法慣用登壇蓋以其同姓故事美之也

獵騎

兵印長封入衛稀碧空雲盡早霜微澹川桑落鵬初下

渭曲禾收兔正肥

澹川渭曲皆屬京兆

陌上管絃清似語艸頭弓

馬疾如飛豈知萬里黃雲戍血迸金瘡臥鐵衣

六義中爲風也

此譏騎獵之樂不思守邊者之勞也首言騎獵之人不理軍務而兵印長封稀於人衛乃當雲靜霜微之候澹川桑落鵬初下而爭趨渭水未收兔正肥而競獵且也奏管絃於陌上清如人語試弓馬於艸頭疾似鳥飛此固遊樂矣不知萬里黃雲之戍金瘡迸血鐵衣枕臥極其哀苦視此田獵之樂爲何如哉

朱東岳曰題曰獵騎意重在勉勵禁衛尤重在軫恤

邊旅也時當全盛畿輔晏寧禁軍護衛漫無所事不

過借春蒐秋獮操演一番耳。然而秋高天清，艸淺獸肥，適足供諸少年快意之舉。行樂之場，亦思同爲朝廷之人，同受朝廷之食，而苦樂不均，相去無算，則感恩報國之念，當有百倍於此者矣。△玩七之豈知二字，是欲獵騎之人知之，尤望君天下宰天下者之共知之也。

韋壽博書齋

玄晏先生已白頭

晉皇甫謐字士安，修身篤學，舉孝廉，不就。景元初，相國辟，復不行。鄉人勸

令應命，謐爲釋勸論以通言焉。卒。詔謚玄晏先生。

不隨鸛鷺仰羣鷗

唐高宗以參軍韋絢

爲殿中侍御史，或疑非遷上官儀曰：「御史俱奉墀下，接武夔龍，筵羽鸛鷺，豈雍州判佐北耶？」列子：「海上人好

鷗鳥，每旦至海上，從鷗鳥遊，其父曰：「吾聞鷗鳥皆從子遊，汝取來吾玩之。」明日之海上，鷗鳥翔舞而不下。」元

卿謝免開三徑。嵇康高士傳。蔣翊字元卿。杜陵人。爲充

病不進。歸杜陵。荆棘塞門。舍中三徑。終身不出。時人諺曰。楚國二龔。不如杜陵蔣翁。平仲朝歸臥。

一裘。朝音潮。齊晏子字平仲。爲齊太夫禮。記檀弓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醉後獨知。

殷甲子。陶潛以曾祖侃。晉世宰相。耻屈身後代。自宋武

以前。明書晉氏年號。宋永初以後。惟書古甲子而已。△或謂殷以甲子亡。公用此以傷亂也。病來猶

作晉春秋。晉褚裒字季野。康獻皇后文也。少有簡貴之

季野有皮裏陽秋。言其外厚。縷未濯。今如此。濯。縷見柳

無減否。而內有所褒貶也。此薛公自傷也。分路野水無情處處流。殷舊也以貳宋也。

壽博。初仕隋。隋亡。不肯仕。唐徵辟皆不就。有若皇甫

謐輩。故以立曼比之首。言公已白頭。而不肯隨鵷鷺

之班。寧狎羣鷗爲侶焉。是其見機如蔣元卿之謝仕。而開三徑。其廉潔若晏平仲之罷朝而臥一裘。且懷忠誠之心。猶淵明之二於宋。嚴善惡之辨。亦季野之示褒貶也。余也。反被功名之累。未能歸隱。以濯塵縷。

觀此流水之無情滔滔
不返予心能無憾憾哉

朱東岳曰通首只是極稱韋公之清高無累以自悔
不早歸隱之憾。

金城宮

唐玄宗所築

憶昔明皇初御天。易時乘六龍以御天。玉輿頻此駐神仙。龍盤藻

井噴紅艷。

張平子西京賦云帶倒茄於藻井。註當棟中交木方爲之如井幹也。茄藕莖也。風俗通曰

殿堂像東井形刻荷菱水物所以厭火也。王延壽魯靈光殿賦曰圓淵方井反植荷葉綠房紫的咄宅垂珠。

獸坐金床吐碧烟。

晉禮儀大朝會卽鎮宮階以金鍍九尺麒麟大爐。雲外笙歌

岐薛醉。

肅宗景龍三年二月丙子朔岐王隆範爲月左衛率右羽林大將軍薛王隆業爲右衛率

中臺榭后妃眠。自從戎馬生河洛。

安史之亂深鎖蓬萊一百

年蓬萊

宮名

此言明皇淫樂於金城宮。不恤國政而致敗亡也。逢後唐人故首云。憶昔明皇初建極而遊。是宮玉輿駐此宮。人護從若神仙之聚焉。至龍盤藻井而噴艷獸坐金床而吐烟笙歌臺榭實與岐薛后妃共與金城之樂自安史作亂而此宮無人。若蓬萊宮之深鎖至今百年無復曩時之盛。已不亦重可嘆哉。

朱東岳曰。此薛公眼見金城宮之寂寞而追思其盛。故曰憶昔也。三四寫宮中景物也。五六寫宮中行樂也。只醉眠二字寫盡荒佚之漸。召禍之幾。末遂以戎馬作結。深嘆安史之亂皆由自作。以致敗亡。卻渾而不露。深鎖二字含蓄得妙。獸坐金床四字寫得怕人。昔明皇寵任祿山出入宮闈。驕奢無度。卒至長安失陷。天子播遷。流毒宗廟。此非獸坐金床而何。真可爲後王殷鑒也。

驚秋

露竹風蟬昨夜秋。百年心事付東流。明霜義分成虛語。

袁淑傲曹子建。白馬篇云。五侯競書幣。阜俗文章惜暗

投。杜甫策問曰。夫穀者所以阜俗康時。聚人宇位者也。

相盼。明霜分義言潔白。阜俗文章言其文可厚風俗。

初逢與彭城劉臻交。逢常易之。遂相念會。臻當國有薦

逢者。臻猥言先朝以兩省官給事。舍人先治州縣。乃得

除知制誥。遂出為巴州刺史。而楊收王鐸同牒署第。及

收輔政。逢有詩微辭。譏及鐸。為相逢。又長笑。李斯稱

以此詩言鐸。鐸怒。故不見齒。卒於簿書。又長笑。李斯稱

溷鼠。李斯上蔡人。為郡小吏。見吏舍廁中鼠。食不潔。近

之憂。乃嘆曰。人之有賢不肖。在所每多。莊叟喻犧牛。莊

白處耳。乃從荀卿學。帝王之術也。每多。莊叟喻犧牛。莊

蒙人楚威王聞其賢。厚幣迎之。欲以為相。周笑曰。子不

見郊社之犧牛乎。養之數年。衣以文綉。以入太廟。當是

之時。欲為孤五湖烟水。盈歸夢。廬荻花中一釣舟。先賢

豈可得乎。